

和《七經孟子考文並補遺八種》二百卷三十七冊，日本山井鼎撰，日本物觀補遺，石之清、平義質、木晟同校，清嘉慶二年(1797)阮元〈序〉揚州阮氏重刊本  
E01. 1(1)/(q1)2252

含：《周易》十卷、《尚書》二十卷附《古文考》一卷、《毛詩》二十卷、《春秋左傳》六十卷、《禮記》六十三卷、《論語》十卷、《古文孝經》一卷、《孟子》十四卷等八種。

附：清嘉慶二年(1797)阮元〈刻七經孟子考文並補遺序〉、日本享保十五年(1730，清雍正八年)物觀〈七經孟子攷文補遺敘〉、〈周易序〉、日本享保十一年(1726，清雍正四年)物茂卿〈七經孟子攷文敘〉、〈七經孟子考文凡例〉、〈七經孟子考文總目〉。

藏印：無。

板式：單魚尾，左右雙欄。半葉九行，行二十一字；小字雙行，行二十一字。板框 10.7×12.0 公分。板心上方題「七經孟子考文補遺」，魚尾下題書名、卷次(如「周易卷一」)及葉碼，板心下方題「○冊」。

各書卷之首行題「七經孟子考文○○(如周易)」，次行題「西條掌書記山井鼎謹輯」，三行題「補遺」，四行題「東都講官物觀纂修」，五行題「石之清校」，六行題「平義質」，七行題「木晟同校」。

按：一、阮元〈刻七經孟子考文並補遺序〉云：「四庫全書新收日本人山井鼎所撰七經孟子考文并物觀補遺二百卷。元在京師僅見寫本，及使浙江，見揚州江氏隨月讀書樓所藏乃日本元板落紙印本，攜至杭州，校閱群經，頗多同異。山井鼎所稱宋本，往往與漢晉古籍及釋文別本、岳珂諸本合；所稱古本及足利本，以校諸本，

竟爲唐以前別行之本。……元督學兩浙，偶于清暑之暇，命工寫刊小板，以便舟車，印成卷帙，諗于同志，用校經疏，可供采擇。……助元校字者爲吳縣友人江鏐，仁廩生趙魏，錢塘廩生陳文杰。」

二、顧永新〈《七經孟子考文補遺》考述〉<sup>1</sup>云：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著錄的汪啓淑家藏日本原刻本是一百九十九卷，凡爲《周易》十卷、《尚書》二十卷附《古文考》一卷、《毛詩》二十卷、《左傳》六十卷、《禮記》六十三卷、《論語》十卷、《孝經》一卷、《孟子》十四卷。有趣的是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經部七·五經總義類收錄《考文補遺》，卷首提要卻與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少異，稱『《七經孟子考文補遺》二百六卷』，『凡爲《易》十卷、《書》十八卷、《詩》二十卷、《禮記》六十三卷、《論語》二十卷、《孝經》一卷、《孟子》十四卷。』無《左傳》卷數，《尚書》、《論語》卷數與實際不符，總計不過一百四十六卷，知其文有脫誤。」按，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」〈提要〉與《七經孟子考文補遺·提要》二書皆載：「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二百六卷」<sup>2</sup>，不知顧氏爲何有：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經部七·五經總義類收錄《考文補遺》，卷首提要卻與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少異」<sup>3</sup>之說。但顧氏詳細比對「四庫本」與「阮元本」後說：「阮刻本《毛詩》卷七爲《毛詩注疏》卷第七，含七之一、七之二和七之三；而四庫本《毛詩》卷七(全書

<sup>1</sup> 見《北京大學學報(哲學社會科學版)》第39卷第1期(頁84-91)，2002年1月。

<sup>2</sup> 見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三十三「經部·五經總義類」(葉36)〈七經孟子考文補遺〉題「二百六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」，台北商務印書館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本照相縮印本，民國75年。

<sup>3</sup> 見《北京大學學報(哲學社會科學版)》第39卷第1期(頁87)，2002年1月。

統一卷次爲三十八) 僅有《毛詩注疏》卷七的七之一，七之二和七之三則劃爲《毛詩》卷八(全書統一卷次爲三十九)。也就是說，四庫館臣抄錄、編制全書統一卷次時將原來的一卷釐爲二卷，所以較通行本多出一卷。」並引周中孚《鄭堂讀書記》與莫友芝《邵亭知見傳本書目》所說：「合二百卷者，並其《凡例》一卷數之也。」<sup>4</sup>

三、是書未附任何牌記，標明刊刻時間，惟阮元<序>署「清嘉慶二年(1797)」，故據以錄之爲「清嘉慶二年(1797)阮元序」。

---

<sup>4</sup> 見《北京大學學報(哲學社會科學版)》第39卷第1期(頁87)，2002年1月。